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教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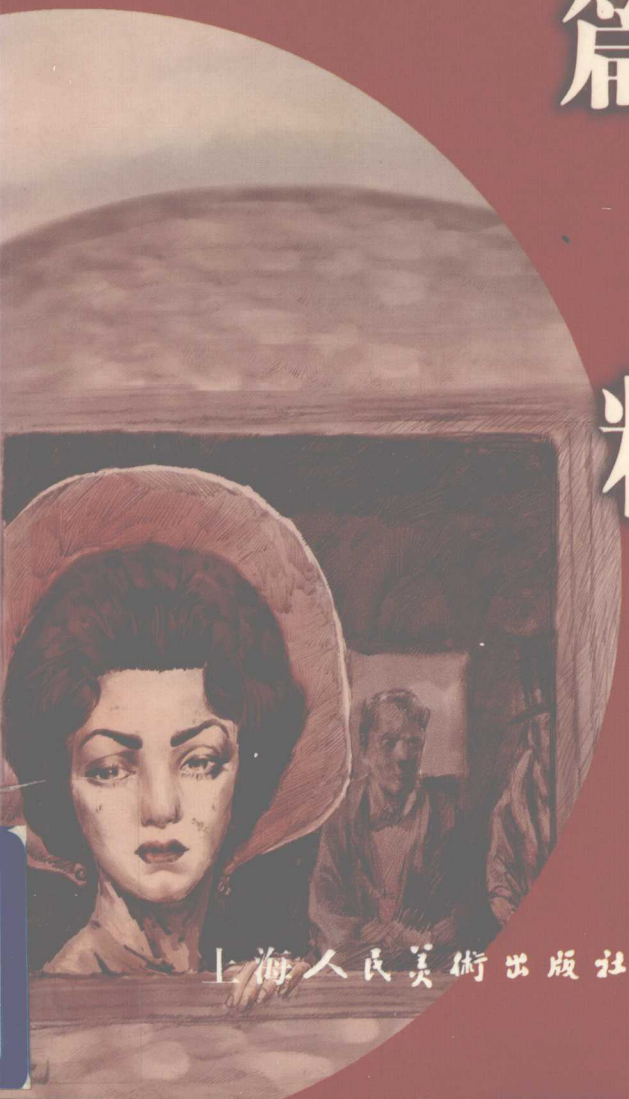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

原著 [法] 莫泊桑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upassant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upassant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原著 [法] 莫泊桑
青蓝 李延春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法)莫泊桑(Maupassant,G.)著;青蓝、李延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4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5322-3973-X

I.莫… II.①莫…②青…③李…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缩写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8238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佛山市新粤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625 插图:17P

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责任编辑:康健 蔡玲

插图绘画:韩剑吴

装帧设计:张雅芬 美术编辑:兰琳

ISBN 7-5322-3973-X / I · 100

定价:12.80元

海豚卡通策划制作

网址:www.dolphinct.com 邮箱:haitunkatong@vip.sina.com

莫泊桑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一八七〇年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习法律。同年因普法战争爆发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做职员。一八七八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一八八〇年成名后离职从事专业写作，积劳成疾，后因精神错乱被送进疯人院。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逝世，终年四十三岁。

莫泊桑受酷爱文学的母亲影响，从小开始习作。十三岁在鲁昂中学接受文学教师法国著名诗人路易·布那的教育，接触各种文学体裁。一八七八年开始工作之余在作家福楼拜的指导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并同时参与了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团体的活动。

一八八〇年他的《羊脂球》发表后，一举成名。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他创作了《一生》、《俊友》等六部著名长篇小说，以及《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三百多篇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游记、诗集及杂文等作品。

莫泊桑不仅是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他的文笔细致、朴实、真切、流畅，作品构思严谨，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感情淳朴。他以自然、直白的语言，揭示了人群中的自私、贪婪、狡诈、虚伪、愚昧和残暴

前言

语文·yu wen·必读丛书

新课标 xīn kē biāo bì dú còng shū

行径，讴歌了人世间的正义、勇敢、善良、纯洁、互助和牺牲精神。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以曲折变化的情节，倚轻倚重的布局，亦粗亦细的笔触，巧妙而完整的结构，对大自然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对人文环境的生动写照，以及对人物形象的逼真形容和对人物语言的准确把握，展现出由金钱、强权、生存、劳苦、死亡、欢乐、伤感、智慧和爱情交织的生活片段，表达出高尚的思想主张，美好的情感和美丽的追求。

早期的田园生活，青年时期的普法战争及职员生涯，构成了莫泊桑的主要社会经历和人生感受，并形成了其小说的丰富思源。因此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苍白空泛的议论，只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通过这些简笔画式的人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色彩，听到了社会的声音，领悟到了人类的精神。

莫泊桑的小说风格作为法国文坛上的艺术成就，不仅对法国文学影响巨大，而且也对欧洲文化的发展和中文人的写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编者

2004年2月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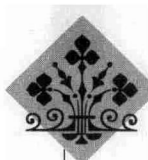
语文 yu wen 必读丛书
新 课 标 xin ke biao bi du cong shu

保护人.....	7
菲菲小姐.....	14
俘虏.....	32
两个朋友.....	49
旅途上.....	60

米隆老爹.....	70
皮埃洛.....	80
骑马.....	89
绳子.....	100
索瓦什大妈.....	109

瓦尔特·史纳夫斯的奇遇.....	119
项链.....	131
小酒桶.....	143
勋章到手了.....	152
羊脂球.....	161

一场政变.....	217
雨伞.....	231
珍珠小姐.....	243
珠宝.....	264



保护人

让·马林从来不曾想到自己会有这样好的运气！他本是外省的一个法庭执行官的儿子，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来到了巴黎的拉丁区学习法律。那时，他经常光顾大大小小的啤酒馆，结识了好些狂饮啤酒、高谈阔论的大学生。他对他们钦佩不已，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从这家咖啡馆跑到另一家咖啡馆，只要手里有点钱就会给他们付账。

后来，他也成了律师，帮人打过几个小官司，却都打输了。但是，在某一天早上，时来运转，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过去的一个同学新近当选了众议院议员。

他重新成了这个旧友的忠实走狗，专门给他跑跑腿，打打杂，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未曾料到，由于议院里一次风潮，这个众议员摇身一变，居然做了部长。半年以后，让·马林也做了行政法院的推事。

起初，他很有些得意忘形，甚至有点飘飘然。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经常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好像别人一见就能猜出他是什么人似的。

有时候，他到铺子里买点东西，到报亭买张报纸，或是叫辆出租马车，也会想方设法又好像是无意中告诉人家：

“我们这些在行政法院当推事的人啊……”

随后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迫切的想去保护别人的欲望，把保护旁人看做是地位的表现，是职业上的必要，是有权有势者的责任。无论遇到什么情形，无论对于什么人，他总是怀着无限的宽厚，慷慨地献出他的援助。

如果他在林荫大道上遇见了面熟的人，就喜笑颜开地迎上去握手寒暄，接着不等对方说话就自我介绍起来：“您知道吧，我现在做了行政法院的推事了，我很愿意给您帮忙。要是您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请您不必客气，有事跟我说好了。在我这个位子上，总还是有点办法的。”

接着，他就会同这位遇到的朋友一起走进某个咖啡馆，向服务生要来笔、墨和纸张，说道：“一张纸就够了，我要写一封介绍信。”

就这样，他每天都要写很多介绍信，二十封三十封或五十封不等，并且都是在巴黎那些繁华街道上著名的咖啡馆和大酒店里写的，例如美洲人咖啡馆、英吉利咖啡馆、那不勒斯酒家、埃尔代饭店、富豪咖啡馆、托尔托尼饭店……他写给共和国的部长，也写给小小的治安法官。为此，他觉得非常开心，得意洋洋。

一天早上，他从家里出来到行政法院去，忽然





下起雨来，他想叫一辆出租马车，但犹豫了一下又没有叫，冒雨向街上走去。

雨越下越大了，水淹没了街面，漫上了人行道，马林先生不得不跑到一所房子的门洞下面去躲躲雨。那地方已经站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神父。在他做行政法院的推事以前，马林先生是很不喜欢神父的，但自从有一位红衣主教因一件棘手的事情，恭敬地请他帮忙以后，他现在却也尊重神职人员了。这时，大雨瓢泼而下，逼着这两个人躲到门房里去，以免泥水溅到身上。马林先生又心痒难熬了，他时时刻刻总想说上几句标榜自己的话，于是高声说道：

“这天气可真糟透了，神父先生。”

老神父欠了欠身子回答：

“唉！是呀，先生。对一个只准备在巴黎住几天的人来说，更是讨厌。”

“哦！您是从外省来的？”

“是的，先生，我只是路过巴黎。”

“一个人路过首都，却偏偏遇上下这么大的雨，真是很烦人的。像我们这些政府官员，长年住在这儿，却没在意这一点。”

神父没有答理他。看着街上的雨稍小了些，神父突然下了决心，像女人蹚水拎起长裙一样，撩起了他的长袍。

马林先生见他要走，急忙喊道：

“您这样会淋得透湿的，神父先生，再等一会儿吧，雨快要停了。”

犹豫不决的神父停住脚步，随后他又说道：

“不行，我很忙。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马林先生仿佛很不放心似的：

“您这样一定会淋坏的。可否问一下，您是到哪个区去？”

神父似乎有些迟疑，说：

“我到皇宫那个方向去。”

“是这样啊，神父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请您跟我合用这把伞。我跟你一个方向，我是行政法院的推事。”

老神父抬起头来看看他，然后说道：

“真的谢谢您，先生，我很愿意接受您的好意。”

于是马林先生挽起神父的胳膊，搀着他一起走了。马林先生领着他，照顾他，边走边招呼他：

“当心这里的水沟，神父先生。您要格外注意马车的轮子，有时它会溅得您浑身上下都是泥浆。您还得特别留意过路人的雨伞啊，伞骨尖头对眼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那些女人真让人受不了！无论是阳伞还是雨伞，总是把伞骨尖头对着您的脸上戳过来。她们从来就不知道谦让，好像整个市区都是属于她们的。她们在林阴道上、大街上横冲直撞，我看啊，她们是太缺少教养了。”

马林先生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神父没有答腔。他身体向前略微弓着，一面走一面留神着那些落脚的地方，以免他的长袍和鞋子溅上泥浆。





马林先生又说起来：

“您到巴黎大概是来散散心的？”

神父回答：“不是，我是为一件事情来的。”

“噢？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请问是哪方面的事情？如果我能给您帮助，我愿意听候您的吩咐。”

神父仿佛有些尴尬，他吞吞吐吐地说：

“唉！是一件不太重要的私事，我和……和我的主教发生了一点小麻烦，这不会使您感兴趣的。是一件……一件关于教会的……内部方面的事情。”

马林先生急切地说：

“不过，这些事情正好归行政法院管。既然如此，有什么需要的就请您吩咐吧。”

“是的，先生，我也是到行政法院去的。您可真是个好入。我要去见莱瑞佩尔先生和萨文先生，也许还要会会珀蒂帕斯先生。”

马林先生停住了脚步。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神父，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是我关系很好的同事。我这就写信给他们三位，把您介绍一下，拜托给他们，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啦。”

神父连声向他道谢，心里很过意不去，喃喃地说了许多感恩的话。

马林先生开心极了：

“噢！您算是交上好运啦，神父。您看着吧，看着吧，有了我的引见，您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如意的。”

他们到了行政法院。马林先生领着神父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搬了一张椅子，请他坐在壁炉前面，然后自己才到桌子跟前坐下，拿出纸笔写起来：

亲爱的同事：

请允许我以最诚挚的敬意，恳切地向您介绍一位最尊贵最高尚的教士，神父……

他停笔问道：“请问您尊姓？”

“桑杜尔。”

马林先生继续写道：

神父桑杜尔先生，此君有一事需前去面陈，以领受您的高明指教。

我很荣幸有此机会，向我亲爱的同事……

他加上几句常用的客套话作为结束。

他接连写了三封介绍信，一齐交给了他的被保护人。这神父万分感激地走了。

马林先生办完了公务，回到家里安安静静度过了一晚，夜里睡得也很香。第二天醒来时神清气爽，他穿好衣服，坐下来读报。

他打开的第一份报纸是一份激进派的日报，头版头条是：

我们的教士和我们的官吏

教士们为非作歹的行为，真是数不胜数。某地一个叫桑杜尔的神父，曾被证实犯有颠覆现政府的罪行，并且曾被人告发过干了种种卑鄙的勾当，此外，还有人怀疑他是旧日的耶稣会教士伪装成的神父，更由于他的一些现在不便公开的





原因，已被主教免除职务，特地召他到巴黎来检查他的行为。岂知桑杜尔竟然找到了一个叫马林的行政法院推事做他的热心保护者，这保护者公然为这个宗教的败类写了好些极有份量的介绍信，给他的共和国官吏的同事。

现在，我们特地指出这个推事的卑劣行为，深望内阁注意……

马林先生一下跳起来，连忙穿好衣服，跑到他的同事珀蒂帕斯先生家里。珀蒂帕斯对他说：

“海！您怎么搞的？居然会把那个老东西介绍给我，真是发疯了！”

马林先生慌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是的……请您想想吧……我上当了……那家伙看上去很像个正派人……他骗了我……他卑鄙无耻地骗了我。我请求您，请求您从严惩办他。我马上就写信，请您告诉我应当给谁写信。我要去找总检察长和巴黎的总主教，是的，总主教……”

他匆匆地坐到珀蒂帕斯先生书桌跟前，开始写道：

总主教阁下：

我最近为一个叫桑杜尔的教士之阴谋及谎言所骗，他滥用了我的诚实和善意，使我深受其害，特此奉上……

随后，他签了名，封好信，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同事高声说道：

“您看见了，亲爱的朋友，这件事对您也应当是一个教训，请您千万不要再当别人的保护人了。”

菲菲小姐

普鲁士的少校营长法斯伯格伯爵正在看那些文书。他歪着身子靠在一把绒绣面的躺椅里，把两只套着长统马靴的脚翘在壁炉台子上。壁炉台子是用漂亮的大理石砌成的，自从他们占领了利维尔古堡，三个月以来，每天他马靴上的马刺都把大理石刮坏一点，到现在已经刮出了两道深槽。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搁在独脚圆桌上，桌面原来镶嵌着精巧的图案，现在布满了利口酒留下的斑迹、雪茄烟烧出的焦痕，还有许多小刀划出的数字和花纹。少校在削铅笔时，经常会停下来，若有所思，拿着小刀像在虚无缥缈的梦中神游一样在桌面上随意乱划。

这天，他看完文书，又浏览完了营里通信中士送来的德文报纸。他站起来，拿起三四块湿木头扔在壁炉里——那是他们为了烤火从古堡的小树林里砍伐来的，之后他走到窗边。

大雨像波涛滚滚的大海一般倾泻下来，这是诺曼底地方特有的大雨。这倾盆大雨斜射着，密得像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upassant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是一幅帷幕，形成一道显出无数斜纹的雨墙，它鞭挞着，拍击着，淹没着一切。鲁昂这一带历来被称做法国尿盆儿，眼下这雨真是名不虚传。

少校身材魁梧，扇形的长胡子散乱地垂在胸前，使人联想到一只趾高气昂的孔雀。他蓝色的眼睛，冷冰冰的毫无表情，脸上斜着一道伤痕，那是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留下的，据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骁勇战将。

少校长久地望着窗外那片被水淹没的草地，远处河水暴涨的昂代勒河溢出了堤岸。他的手指像打鼓似的，在窗玻璃上轻轻敲出一段流行于莱茵河畔的华尔兹舞曲的节奏。这时，一声门响使他回过头来，副营长上尉史泰因子爵进来了。

上尉是个满面红光的矮胖子，军装在圆鼓鼓的肚子上绷得紧紧的，火红色的胡子齐根剪掉，在光线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在一次纵情声色之后莫名其妙地掉了两颗门牙，说起话来不大清楚，别人很难听懂，头顶已经秃了，在那块光秃秃的头皮四周是金黄闪亮的短短的卷发。

少校和他握了握手，端起从早上起已是第六杯的咖啡一饮而尽，然后听他报告各种勤务上的事情。接着两人走到窗前，发着牢骚诉说生活的乏味。少校原是个淡泊的人，妻小在家里，对许多事已无所谓。但是上尉贪杯好色，平日寻乐不倦，三个月来，一直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驻守，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早已是满肚子不痛快。

有人轻轻敲门，少校喊了一声进来，于是他们的一个好像机器人样的士兵，出现在门口，只要此刻他一出现，就说明午饭已经准备停当。

早有三个军阶较低的军官在饭厅里等候：一个中尉：奥托·冯·格洛斯林，两个少尉：弗利茨·舍恩伯格和威廉·冯·埃力克侯爵。那侯爵是个金黄头发的矮个儿，对士兵傲慢而粗鲁，对俘虏残忍而冷酷，性格像火药一样暴躁。

自从入侵法国以后，埃力克侯爵的那些朋友只用法语叫他菲菲小姐。起这个绰号，第一是他腰身纤细，看上去像是绑了一副女人用的紧身衣；第二因他面色苍白，只露出一点点初生的胡须影子；另外，他为了表示自己蔑视一切，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用一种噓噓吹哨子的声音说出一句法语短语：“菲菲”^①。

利维尔古堡的饭厅原来是一间长方形的富丽堂皇的屋子，然而现在，用古代玻璃砖做成的镜子，已被枪弹打出许多星状的窟窿，弗兰德尔特产的羊毛壁毯被军刀划成一条条的破烂垂挂着，这些都是菲菲小姐无聊至极时的杰作。

墙上挂着古堡的三幅祖传肖像：一幅是身着盔甲的骑士，一幅是红衣主教，另一幅是大法官，每人嘴上都被插进一只长烟斗，那烟斗把油画戳了一

① 意思是“吓，吓”。

